

家乡茶

■朱谷忠



我的家乡有一种茶树，枝干劲挺，高及膝盖，丛丛簇拥，分布在村后一片坡地里。每年农历三月，迎风蓄露的茶叶便被各家各户采撷回来，经过揉、捻、搓、烘等程序，变成粒状，色呈淡青，然后装进大瓮或各种瓷罐，当作一年的饮品，并用此随时招待客人。

我从小就喝这种茶水，一股甘甜的味道，越喝越觉得解馋。记得中学毕业后返乡参加劳动，特别是夏季农忙时，舌酸唇焦，一次能喝一大碗。从此，醇厚的茶味涂抹在我的记忆里，几十年后还没稀释。

但是，家乡的这种茶叶没有统一的名称，一般人都俗称它“山茶”，因为它长在村子背后的山里；也有叫“圆茶”的，因为它加工后外观有点圆。这且不管，关键是家乡这种茶叶确实稳健耐泡、醇爽回甘，因此多少年来，早晨或黄昏，许多当家人都不忘泡上一壶，让老少自斟自饮。勤劳、朴实的村民，日常里也多次从客人或亲戚朋友的口中，听到他们对茶叶的真诚赞赏，但却从不浮夸什么，只知道是客气客气了，这不过是自产自销的一种本地茶而已。至于有人一再追问茶名，除了回答“山茶”“圆茶”外，还有的干脆称之为“青茶”。

一年又一年过去了，村头的那棵老樟树不知又增加了几圈年轮，但山后的茶叶，仍以它亲和的味道舒活着村民的筋骨。斟茶与饮茶的习惯也没有改变，人人只按自己的喜好去喝。有的人，一天只喝一杯就算完事；有的人，却要早喝到晚。有个

叫三叔公的老茶农，八十多岁了，爱茶如命，喝茶成精，无论哪家的茶，他呷一口，说一个准；还能辨出水质——井水或河水，村人无不佩服。因之，过去每年新茶制成后，一些好茶的人便想学一学三叔公的绝技，相约在老樟树下，摆上桌椅，比较新茶优劣，轮流品尝，边喝边说，边说边议，经常争得面红耳赤，也没结果，只灌得一肚子茶水。后来，外面来村里游玩的人越来越多，那棵老樟树不知又增加了几圈年轮，但山后的茶叶，仍以它亲和的味道舒活着村民的筋骨。斟茶与饮茶的习惯也没有改变，人人只按自己的喜好去喝。有的人，一天只喝一杯就算完事；有的人，却要早喝到晚。有个

这事也反映到村委会，好像

过去了很长时间，没啥动静。

今年，春茶上市后的一个早上，正在老家休闲的我，接到村主任的电话，约我和村里几位村委去村后的茶山踏青，我不假思索就高兴地答应了。八九点钟茶烟笼翠的坡地小路上，只见一垄垄茶树高低错落，一蓬蓬茶叶竞相舒展，青翠欲滴。往上看，依山势闪出一间土房，茅草披檐，粗石勒脚，缓坡上，除了茶树下，摆上桌椅，在口里啧啧了半天，一俟咽下，都忍不住地问：“这是什么茶？好喝呀！”报出的几个茶名，却把游客听得一脸雾水：“怎么没有一个统一的茶名呀？”

这事也反映到村委会，好像

么样的茶名呢，却难住众人了。又说，咱们村，就你肚里墨水最多，所以今天请你来，就是想听听你的高见。我一听，连忙摆手：“这哪行？还是听听大家有什么想法。”村主任见状，便提议大家先走走、看看、想想。下山后，顺道去村里的老茶农三叔公家里请教请教。大家一听就赞同。后来，下山来到三叔公家，众人逐一给他拜年后，便坐下来喝茶。谈笑中，说到想给村里茶叶取名的事。三叔公听罢，只是沉吟不语。最后，拗不过大家请求，他这才说道：“‘山茶’‘圆茶’‘青茶’，是历来叫法，自有它的道理，如今要改，我也想难。其实呢，村里茶树正规的来历是什么？是‘郑宅茶’。

春风细雨润杜鹃

■周琦

清早下了一场细雨，雨不大也不长，不到半小时就停了，汽车在雪峰山的乡道上盘旋而上，云雾相伴跋涉一个多月，来到了这个名为“大湖”的山乡。山峦起伏烟霭迷离，空气倒是十分清新。沿着狭窄曲折的山道步行，眼见着两侧杂草丛生的山坡上，那一丛丛一簇簇一枝枝一束束烂漫的山花在苍茫的雾色中尽情绽放。

忍不住挪步路边，拨开缠绕的杂草，登上一座小山坡，但见四周那一片高低错落的斜坡上，密密麻麻的野生杜鹃花在仲春时节，迎着拂面的轻风，傲立在山野间。“分明一树珊瑚色，微雨斜阳洗愈鲜。”那鲜红似血的水瓣上，一滴酒悬挂着重细的水珠，一抹朝阳从云间斜射而来，那些个水珠便迸发出晶莹剔透的鲜活灵气。

山路陡峭奋力攀登，两侧万绿丛中，那一抹抹艳红时时令人

驻足，有的侧身躲藏在深绿清绿墨绿的杂草中，有的挺直脊梁迎风傲霜伫立山岩上，有的一串串毗邻而立互相借力而为助力方向上，有的一枝枝成双配对仿佛低语呢喃……一片高高低低苍莽的山岗，因为有了这些个鲜活的精灵愈发显得精神抖擞英姿勃发。

山势高峻，如我这般为杜鹃花所吸引的登山者扶老携幼交替攀援。毕竟年轻人充满旺盛的活力，十几位20来岁的少男女相互激励着催促着迈开大步冲刺，令人钦佩不已。更有一对老夫妇成为众人关注的对象，但见他们各自背了一个双肩包，一手拄着登山杖，一手相互搀扶慢步前行，所行之处人们纷纷让开一条通道，以敬佩的目光注视着。他们似乎早就习惯了人们的关注，一路上不停地微笑着向众人颔首致意，人们也都报以微笑点头回礼。

行至半山腰，这儿建了一个高山杜鹃科普园，各个品种的杜鹃花，林立的展板细致地介绍了这座大山里丰富的杜鹃花。杜鹃是我国三大自然野生名花之一，也是世界上四大高山花卉之一，早在汉朝《神农本草经》中对杜鹃花的药用价值就有了记载，在我国人工种植杜鹃花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唐代杜鹃花被移入庭院成为观赏花卉。白居易对杜鹃花尤其钟爱，亲自动手栽培，苏东坡、辛弃疾、杜牧等历代文人墨客留下了大量诗句。杜鹃花的栽培方法在《徐霞客游记》中有详细记录，药用价值在《本草纲目》中亦有录入。据植物学家统计，全球杜鹃花共有900多个品种，大致有春鹃、夏鹃、东鹃、西鹃及高山杜鹃五大类，除了常见的鲜红色，还有白色、粉色、黄色、橘色及杂色。在欧洲人眼中，杜鹃花蕴含着快乐、奔放、繁荣等花语。在这科

普园中小憩，既能解口渴水解解乏，还能看看花学点知识，倒是怡然自得。

愈是攀登，山路愈是陡峻，步伐也就愈加缓慢，虽然气喘吁吁，我还是时不时停下沉重的脚步，去观赏、去搜寻路边那一株株茂密的杜鹃花，遇到可心的喜爱的便将它们一一摄入相机。这边一朵杜鹃孤独地挂在枝头，那边三朵鲜花相依相偎，左侧两只飞舞的野蜂在花丛中寻觅，右侧几枚含苞的花蕾围着一朵花共生。望着这些个还含着水珠的繁花，心中不自觉地涌出了诗句“杜鹃花发映山红，韶光觉正浓……”

雪峰山海拔800米，这儿的杜鹃花皆为天然野生，属高山杜鹃，展现在众人眼前的主要有两种色彩：鲜红与粉红。鲜红的似烈焰似鲜血，粉红的更妩媚更娇妍。它们倚仗天命率性地生活在这片高山原野之中，忍受雨露风霜，饱经酷暑骄阳，坚韧不拔

大家一听，顿时愕然。停了一会，三叔公这才说道：“我上辈人给我讲过，咱村里的茶都是从仙游县一个叫郑宅的地方移植过来的，我祖上留下的一本族谱也有记载呢！”三叔公几句话，将在座的下辈人，包括我在内，说得有点面面相觑。这时，他站起身来，进了房间，不一会又出来，手里拿一本老旧发黄的族谱。我连忙上前，恭敬地接过，打开一查，果然，在一个注释里，看到几行记述：“……吾村茶叶，由来已久，乃清末从邻县仙游郑宅移至。”

原来如此。大家看了，都惊叹起来，一时话语纷杂。有人说，既有根有据，那咱村的茶，也叫“郑宅茶”吧？但三叔公一听就摇头：“自己养的孩子，怎能叫别人的名字？”村主任听了，更是连忙摆手，说这不可，人家的茶如今肯定已有地理标识了。再说，咱村的茶既是移植过来，这里的土壤水分与郑宅肯定有区别，茶也就不一样，因此绝对不可贸然使用人家的茶名。村主任这一番话，着实表达了他对地理标志清醒的保护意识，我一听，由衷敬佩，立即表示完全赞同。最后，大家达成共识，就按村里的约定俗成，还叫山茶、圆茶或青茶吧。

也许，一茶多名，正是它的机趣、活趣、内涵和特色呢。

如今，家乡的茶，仍在几个茶名中流传着。

地生活在贫瘠的山野，阳春时节绽放出最为明艳最为烂漫的花朵。

站在高耸的罗汉台，仰望白云飘浮的蓝天，远眺苍莽起伏的群山，俯瞰错落有致的山坡，密密匝匝的杜鹃花令人心旷神怡喜不自胜。在这片自然天成的山野，在这片植物茂盛的山林，这些个恣意生长的杜鹃花给人一种振奋、一种爱怜，振奋的是它们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爱怜的是它们的环境之酷生存之艰。然而它们没有抱怨没有放弃，顽强地与大自然抗争，与恶劣境遇拼搏，这才有了漫山的鲜花、遍野的芬芳。

“谁无暴风劲雨时，守得云开见月明。”眼前这花团锦簇的盛况，让我生发出无限的思绪随风飞舞。

一条“南水北调”人工水渠，即把谢坑自然村的水引到文武溪，使得村里大片旱地摇身一变成为良田，保障了族人粮食与用水安全。宋隆兴元年进士“秀茂先达”余席珍，先是被祖籍杉洋的蓝田书院聘为堂长，后任职广东为官，定居粤西；宋乾道二年进士余儒，曾任左迪功郎，新差汀州司户参军；余氏第三十一世孙余承淳及其两个儿子余克就、余克登共称“一门三画士”，其中余地好画（字克登）成就最高，他自小爱好画画，靠自学成才，精通各画派，尤其擅长工笔白描，所作《晚照蝉鸣》乃轰动当时名画，后来被地方官求购并进贡给嘉庆皇帝，今收藏于国家博物馆。嘉庆帝赏识余地然精湛的画技，遂被聘为御用画师，为后人留下了许多传世画作。新中国成立后，斌溪村先后走出大山的大学生有三百多人，走出大山之人，以豪迈的身姿走出大山，在广阔的天地中，用手中画笔描绘精彩人生。

如今，村里修复了一大批古民居，修建了“七墩八跳桥”、生命公园、八仙岛公园及八角凉亭和月山红色主题公园等一大批民生工程，村容村貌日新月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的腰包鼓起来，过上了好日子，乡村振兴的道路越走越宽。

往事越千年，未来更可期。文武溪像一面古镜一样映照了岁月的苦难与辉煌。

一条“南水北调”人工水渠，即把谢坑自然村的水引到文武溪，使得村里大片旱地摇身一变成为良田，保障了族人粮食与用水安全。宋隆兴元年进士“秀茂先达”余席珍，先是被祖籍杉洋的蓝田书院聘为堂长，后任职广东为官，定居粤西；宋乾道二年进士余儒，曾任左迪功郎，新差汀州司户参军；余氏第三十一世孙余承淳及其两个儿子余克就、余克登共称“一门三画士”，其中余地好画（字克登）成就最高，他自小爱好画画，靠自学成才，精通各画派，尤其擅长工笔白描，所作《晚照蝉鸣》乃轰动当时名画，后来被地方官求购并进贡给嘉庆皇帝，今收藏于国家博物馆。嘉庆帝赏识余地然精湛的画技，遂被聘为御用画师，为后人留下了许多传世画作。新中国成立后，斌溪村先后走出大山的大学生有三百多人，走出大山之人，以豪迈的身姿走出大山，在广阔的天地中，用手中画笔描绘精彩人生。

如今，村里修复了一大批古民居，修建了“七墩八跳桥”、生命公园、八仙岛公园及八角凉亭和月山红色主题公园等一大批民生工程，村容村貌日新月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的腰包鼓起来，过上了好日子，乡村振兴的道路越走越宽。

往事越千年，未来更可期。文武溪像一面古镜一样映照了岁月的苦难与辉煌。

【诗歌】



月光(外一首)

■荆溪

是视觉，能摸到
洒在词上，词就活了
洒在心上，心就沁出脉

挂向天上，星就稀了
垂向野旷
至少，树冠也白得晃眼

我一直是五月的结构
如月光，是嗅觉
能看到
能牵住同样闪烁着明月光辉的人

我一直是，连续的自然之声
是听觉，触觉，直觉，先觉
擅长在一秒钟内
脱解岁月，超越光的经验

孤独

明月朗照
我在哪里
久久漫步
滴滴的什么
停下来
一个空灵的支点
我一个人
飞速滑回梦萦的乡土
阳光一声锐响
闪照着我
沉浸在雾露灼灼的晨信里的眸
以山色捕风
以花光雕龙
我庞大如宇宙的楼厦

【那年那事】



明珠在野

■林在辉

永泰同安镇西安村，海拔710米左右。夏时探访，这里山清水绿，凉爽宜人。

自梧桐出口沿着崎岖的山路驱车而上，一路上群山环抱，满眼葱绿，一垄连一垄的金黄稻田地，如置身在普罗旺斯！当小车驶进尾林村村口，崇山峻岭间一汪水库，湖水如同一块明镜，倒映着蓝天白云，山峦萦回。微风拂过，湖上波纹点点荡漾，足见山水柔情。

这是坵洋水库，始建于1984年10月，建设过程投入民工近万人，历时3年，于1987年10月基本完成。水库主坝拱坝蓄水，其库容量为永泰西区片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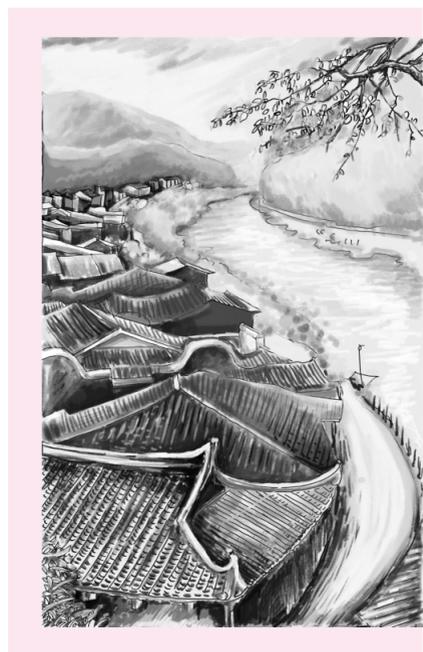
西安村村属同安镇，这里是高山丘陵地貌，地势北高西南低，区域内河流属山地性河流，水流湍急，流程短，峡谷险滩多。受地形与气候影响，河流水量随季节变化。暴雨一来，地形截不住流向梧桐大樟溪的溪水，极易造成涝灾旱灾，严重威胁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无雨则水量少，河流几至干涸。1984年初春，永泰县委开始筹备建设水库。西安村境内有干流——坵洋溪，由占柄、西安洋支流与联坪支流等在尾洋合并。水利专家反复论证后，决定将大坝建在尾林村，期望形成一个集雨面积达15平方公里，总库容549万立方米的山村水库。

站在宽阔的大坝上，锦屏山、笔架尖、松坑垌等诸峰罗列四周，峰峦叠嶂，山高谷深。湖光山色中，激滟多姿的水库犹如一颗镶嵌在大山之间的璀璨明珠。水库中岛屿呈鱼形，库面碧波万顷、波光粼粼，几只白鹭不时掠过其上。放眼万里，坵洋溪自北而来，到此分作两支，如双龙在苍翠的峡谷间遨游，周围的山势起伏时隐时现。此番风景让人不禁顿尽尘烟，神清气爽。

当年的水库参建者，83岁的卢宝华回忆说，1984年秋天，他正在福州王庄工地上打工，被生产队派人通知回家参加修建水库。一听说家乡建水库，当天就赶回去。第二天便到村部，一到村部，发现村里大部分有劳力的中老年人集结在村部门前，听候分组，接受任务分配。整个水库工地分库内、库外、坝头、渠道、输水涵洞五个工区，当时大家都很高兴。由于没有作业机械，全靠手推肩扛，条件极为艰苦。大冬天，天气极其寒冷，手脚经常冻得裂了許多道口，流血很疼，但一上工，用纱布一包扎，便参加劳动了，也就忘记了流血很疼，当时心里只想水库早日建成。

今年75岁的卢绍杰谈到当年困难时，话语中尽是自豪：“当时村里的男丁几乎都参加了，女的也不比男的差，踊跃参加，挖土打夯，每个人都有使不完的劲。为了赶工期，连续几天干活，照样不掉队。那时候条件非常艰苦，晚上都睡在山上临时搭建的草棚里，尤其冬天，风大天寒，冻得直打哆嗦！吃的是地瓜干，没有一个人打退堂鼓！”说完，便哼起来小调：“雨洗脸，风梳头，水库工地度春秋……”

水库坝下的23户149名尾林村村民，为了支持水库建设，舍小家顾大家，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祖辈生息500多年的土地。坵洋水库从根本上改变西安村缺水的局面，解决了尾林和梧桐大片耕地灌溉问题；坵洋水库两级水电站，每日每夜发电，点亮了附近乡村千家万户……这里水清、山静、石奇、洞幽、岛秀，目前已化身为“坵洋湖”，成为乡村旅游的一个景点。



百年风流文武溪

■郑秀杰

春深似海，百草丰茂。波光粼粼的一条溪流自大山缓缓而来，向大海奔腾而去。千年之后，我作为一介凡夫俗子来到了斌溪村，面对这个颇具古典画卷般映在大地上明晰而清澈的古村落，我无法形容到底是一条溪流滋养了大山两岸的生灵，还是这个和历史一样悠久的村子，呵护着这条日夜不息的溪流与人类繁衍生息。

不知道该用怎样恰当的词来汇来表达这个村子的美，是风景如画，或者是世外桃源遗落在人间的仙境？但凡到过这里的人，无论是置身缥缈的云雾，还是沐

浴一抹暮色霞光，若能静心与飞鸟共享一曲安逸的田园牧歌，顿时所有的疲倦感便会烟消云散，心生一种前所未有的羡慕和喜悦，便也留在了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扎根、生花。

具有千年历史文化的斌溪村，与古田交界，这里地势险要，气候宜人。农耕时代，余姓先民们选择在此安家落户，从此村民们便拥有了一个难得的风水宝地。斌溪村，其远祖余燧（余清），原籍泗州下邳（今江苏睢宁县西北），唐开元年间（约713—714）入闽，任建阳县令，后落籍建阳五夫（今武夷山市五夫

镇）。余燧生八子，长子余煥和第八子余仲雨于唐天宝十一年（752）先迁福州，十五年（755）再迁古田杉洋。北宋初期（约960—985），杉洋余氏八世孙余从龟迁居同乐乡文溪（今斌溪村北岸），为该村余氏开基祖。之后历千年繁衍生息，如今斌溪村村居人口已达到了两千多。

左文右武的斌溪村两岸青山对峙，一条溪流从村中央穿境而过，村民原先的生活起居就靠一条简陋的木桥来往，形成“一条廊桥连今古，两溪流水分文武”的独特景观。因历来受水患冲击，木桥易损，给当地村民的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1971年村里在木桥的原址上修建了一座钢筋混凝土桥梁，后来又在上下游各修了一座新桥。

时光留痕，受千年文化的滋养与传承，斌溪村至今保存有上百座完好的古民居、祠堂古建筑，它们依山傍水、鳞次栉比，错落有致，与青山古木相映成趣，人在其中，仿若置身湘西苗寨，这些古建与“绿屏返照、清溪晓白、金峰积雪、天骥飞霞、关岭樵歌、寒潭片月”等六个村景一道，托举起文武溪旖旎风光的重量。

斌溪村素有“山襟罗古，水连福宁”之称谓。作为福州地区“水源地”保护区域范围内的斌溪村森林资源丰富，白鹇、红豆杉等珍稀动植物繁多。村里的老鹰山、麒麟山、月山、猴头山、太阳山、纱帽山等八座大山，撑起了一个村庄千年文脉高度，特别是那条素有“飞流直下三千尺，大化如斯幽兰下”美誉的猴头瀑布潭，每每让游客驻足流连忘返，疑是身身安

处即仙境。“文武溪畔聚和气，绿水西流百家烟”，说的是来自北面古田源头的水流纵贯村庄文溪后，与来自东边罗源县深坑村的流水在村尾的武溪交汇时，形成溪水朝西向整江奔流而去的自然景观。

斌溪村自古以来人才辈出，这并非历史的偶然选择，与其说“留子世，遗后裔，多读书，不贵也贤”之祖训使得一个家族能够绵延昌盛、世代书香，倒不如说是斌溪人勤劳、善良、坚毅、温良的个性，成就了一个古村落“文武双全”的美名。

“人间最美四月天，翰墨飘香满庭芳”。置身修缮一新的芝兰书院，我对这个千年古村落才会有更深层次的解读。该书院由余从龟四世孙余猎创建，宋宣和三年（1121）登何澹榜进士（特奏名）。百年人生，贵在进取。名士暮年，不忘桑梓。作为管理者，余猎在芝兰书院不仅制定课规，还精心挑选课目、亲自授课，为族人培养了一大批子弟。如今，书院里依然书香萦绕，各种书籍琳琅满目……

崇文重教的斌溪村历来英才辈出，开支祖余一风，乃一位水利工程专家，曾带领村民修了

绿水青山寄乡愁

——福州乡村振兴纪实

主办：福州市古厝研究会
福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